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〔清〕蒲松龄◎著 王岐◎译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文白

聊斋志异

（下）



NLIC2970890091

足本·典藏



责任编辑：王学刚

封面设计：华文悦读荟

ISBN 978-7-5317-2910-5



定价：69.00元（上中下册）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〔清〕蒲松龄◎著

王皎◎译

文白

聊斋志异

（下）



NLIC2970890091

足本·典藏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卷 九

邵临淄

临淄某翁之女，太学李生妻也。未嫁时，有术士推其造，决其必受官刑。翁怒之，既而笑曰：“妄言一至于此！无论世家女必不至公庭，岂一监生不能庇一妇乎？”既嫁，悍甚，指骂夫婿以为常。李不堪其虐，忿鸣于官。邑宰邵公准其词，签役立勾。翁闻之，大骇，率子弟登堂，哀求寢息。弗许。李亦自悔，求罢。公怒曰：“公门内岂作辍尽由尔耶？必拘审！”既到，略诘一二言，便曰：“真悍妇！”杖责三十，臀肉尽脱。

异史氏曰：“公岂有伤心于闺闼耶？何怒之暴也！”然邑有贤宰，里无悍妇矣。志之，以补‘循吏传’之所不及者。”

【译文】

临淄县一个老头儿的女儿，是国子监学生李生的妻子。没有出嫁的时候，有个算命先生给她推算生辰八字，断定她肯定要在公堂上受刑。老头儿一听就恼了，转而一想，又笑着说：“胡说八道竟然到了这种程度！不要说官宦人家的女儿不会到公堂上去，难道一个监生还不能保护自己的老婆吗？”

她出嫁以后，很刁，指着鼻子骂丈夫，那是家常便饭。李生受不了她的狂暴，气忿地到县官那里告状。县官邵公准了他的状子，发了签票，立刻打发衙役前去拘捕。老头儿听到消息，大吃一惊，率领儿子和侄子上了大堂，恳求县官免于追究。县官不准许。李生自己也后悔了，请求撤诉。县官怒冲冲地说：“公门以内，告也是你，罢也是你，难道全部由你吗？一定要拘捕审判！”把媳妇带上大堂，略微审问一两句，便说：“真是一个刁妇！”打了三十棍子，屁股上的肌肉都打飞了。

异史氏说：“邵公难道也受过老婆气，心里有过创伤吗？怎能气得那样暴跳呢！但是县里有个贤德的县官，乡里就没有刁妇了。把它写下来，以补充‘循吏传’上没有提到的官员。”

于去恶

北平陶圣俞，名下士。顺治间，赴乡试，寓居郊郭。偶出户，见一人负笈偃偻，似卜居未就者。略诘之，遂释负于道，相与倾语，言论有名士风。陶大说之，请与同居。客喜，携囊入，遂同栖止。客自言：“顺天人，姓于，字去恶。”以陶差长，兄之。于性不喜游瞩，常独坐一室，而案头无书卷。陶不与谈，则默卧而已。陶疑之，搜其囊篋，则笔研之外，更无长物。怪而问之。笑曰：“吾辈读书，岂临渴始掘井耶？”一日，就陶借书去，闭户抄甚疾，终日五十余纸，亦不见其折迭成卷。窃窥之，则每一稿脱，则烧灰吞之。愈益怪焉。诘其故，曰：“我以此代读耳。”便诵所抄书，顷刻数篇，一字无讹。陶悦，欲传其术；于以为不可。陶疑其吝，词涉诘让。于曰：“兄诚不谅我之深矣。欲不言，则此心无以自剖；骤言之，又恐惊为异怪。奈何？”陶固谓：“不妨。”于曰：“我非人，实鬼耳。今冥中以科目授官，七月十四日奉诏考帘官。十五日士子入闱，月尽榜放矣。”陶问：“考帘官为何？”曰：“此上帝慎重之意，无论鸟吏鹄官，皆考之。能文者以内帘用，不通者不得与焉。盖阴之有诸神，犹阳之有守、令也。得志诸公，目不睹坟、典，不过少年持敲门砖，猎取功名，门既开，则弃去，再司簿书十数年，即文学士，胸中尚有字耶！阳世所以陋劣幸进，而英雄失志者，惟少此一考耳。”陶深然之，由是益加敬畏。一日，自外来，有忧色，叹曰：“仆生而贫贱，自谓死后可免；不谓遽遭先生相从地下。”陶请其故。曰：“文昌奉命都罗国封王，帘官之考遂罢。数十年游神耗鬼，杂入衡文，吾辈宁有望耶？”陶问：“此辈皆谁何人？”曰：“即言之，君亦不识。略举一二人，大概可知：乐正师旷、司库和峤是也。仆自念命不可凭，文不可恃，不如休耳。”言已怏怏，遂将治任。陶挽而慰之，乃止。至中元之夕，谓陶曰：“我将入闱。烦于味爽时，持香炷于东野，三呼去恶，我便至。”乃出门去。陶沽酒烹鲜以待之。东方既白，敬如所嘱。无何，于偕一少年来。问其姓字。于曰：“此方子晋，是我良友。适于场中相邂逅。闻兄盛名，深欲拜识。”同至寓，秉烛为礼。少年亭亭似玉，意度谦婉。陶甚爱之。便问：“子晋佳作，当大快意？”于曰：“言之可笑！闱中七则，作过半矣；细审主司姓名，裹具径出。奇人也！”陶扇炉进酒，因问：“闱中何题？去恶魁解否？”于曰：“书艺、经论各一，夫人而能之。策问：‘自古邪僻固多，而世风至今日，奸情丑态，愈不可名，不惟十八狱所不得尽，抑非十八狱所能容。是果何术而可？或谓宜量加一二狱，然殊失

上帝好生之心。其宜增与、否与，或别有道以清其源，尔多士其悉言勿隐。’弟策虽不佳，颇为痛快。表：‘拟天魔殄灭，赐群臣龙马天衣有差。’次则‘瑶台应制诗’、‘西池桃花赋’。此三种，自谓场中无两矣！”言已鼓掌。方笑曰：“此时快心，放兄独步矣；数辰后，不痛哭始为男子也。”天明，方欲辞去。陶留与同寓，方不可，但期暮至。三日，竟不复来。陶使于往寻之。于曰：“无须。子晋拳拳，非无意者。”日既西，方果来。出一卷授陶，曰：“三日失约，敬录旧艺百余作，求一品题。”陶捧读大喜，一句一赞，略尽一二首，遂藏诸笥。谈至更深，方遂留，与于共榻寝。自此为常；方无夕不至，陶亦无方不欢也。一夕，仓皇而入，向陶曰：“地榜已揭，于五兄落第矣！”于方卧，闻言惊起，泫然流涕。二人极意慰藉，涕始止。然相对默默，殊不可堪。方曰：“适闻大巡环张桓侯将至，恐失志者之造言也；不然，文场尚有翻覆。”于闻之，色喜。陶询其故，曰：“桓侯翼德，三十年一巡阴曹，三十五年一巡阳世，两间之不平，待此老而一消也。”乃起，拉方俱去。两夜始返，方喜谓陶曰：“君不贺五兄耶？桓侯前夕至，裂碎地榜，榜上名字，止存三之一。遍阅遗卷，得五兄甚喜，荐作交南巡海使，旦晚舆马可到。”陶大喜，置酒称贺。酒数行，于问陶曰：“君家有闲舍否？”问：“将何为？”曰：“子晋孤无乡土，又不忍怱然于兄。弟意欲假馆相依。”陶喜曰：“如此，为幸多矣。即无多屋宇，同榻何碍。但有严君，须先关自。”于曰：“审知尊大人慈厚可依。兄场闹有日，子晋如不能待，先归何如？”陶留伴逆旅，以待同归。次日，方暮，有车马至门，接于莅任。于起握手曰：“从此别矣。一言欲告，又恐阻锐进之志。”问：“何言？”曰：“君命淹蹇，生非其时。此科之分十之一；后科桓侯临世，公道初彰，十之三；三科始可望也。”陶闻，欲中。止。于曰：“不然，此皆天数。即明知不可，而注定之艰苦，亦要历尽耳。”又顾方曰：“勿淹滞，今朝年、月、日、时皆良，即以舆盖送君归。仆驰马而去。”方忻然拜别。陶中心迷乱，不知所嘱，但挥涕送之。见舆马分途，顷刻都散。始悔子晋北旋，未致一字，而已无及矣。三场毕，不甚满志，奔波而归。入门问子晋，家中并无知者。因为父述之。父喜曰：“若然，则客至久矣。”先是陶翁昼卧，梦舆盖止于其门，一美少年自车中出，叠堂展拜。讶问所来。答云：“大哥许假一舍，以入闹不得偕来。我先至矣。”言已，请入拜母。翁方谦却，适家媪入曰：“夫人产公子矣。”恍然而醒，大奇之。是日陶言，适与梦符，乃知儿即子晋后身也。父子各喜，名之小晋。儿初生，善夜啼，母苦之。陶曰：“倘是子晋，我见之，啼当止。”俗忌客忤，故不令陶见。母患啼不可耐，乃呼陶入。陶鸣之曰：“子晋勿尔！我来矣！”儿啼正急，闻声辄止。停睇不瞬，如审顾状。陶摩顶而去。自是竟不复啼。数月后，陶不敢

见之；一见，则折腰索抱，走去，则啼不可止。陶亦狎爱之。四岁离母，辄就兄眠；兄他出，则假寐以俟其归。兄于枕上教毛诗，诵声呢喃，夜尽四十余行。以子晋遗文授之，欣然乐读，过口成诵；试之他文，不能也。八九岁，眉目朗彻，宛然一子晋矣。陶两入闾，皆不第。丁酉，文场事发，帘官多遭诛遣，贡举之途一肃，乃张巡环力也。陶下科中副车，寻贡。遂灰志前途，隐居教弟。尝语人曰：“吾有此乐，翰苑不易也。”

异吏氏曰：“余每至张夫子庙堂，瞻其须眉，凛凛有生气。又其生平暗哑如霹雳声，矛马所至，无不大快，出人意表。世以将军好武，遂置与绛、灌伍；宁知文昌事繁，须侯固多哉！呜呼！三十五年，来何暮也！”

【译文】

北平有个陶圣俞，是个出名的才能低下的秀才。顺治年间，参加乡试，住在北京的城郊。一天，偶然出门，看见一个人，背着书箱子来去徘徊，好像选择居住的地方还没有选定的样子。陶圣俞略微问他几句话，他就把书箱子放在道上，互相倾谈，说话很有名士的风度。陶圣俞很高兴，请他和自己往在一起。客人一听就高兴了，带着书箱子进了屋里，就在一起同吃同住。客人自我介绍说：“我是顺天人，姓于，名叫去恶。”因为陶圣俞比他大几岁，他就把陶圣俞认做哥哥。

于去恶的性格，不喜欢出外游览，经常一个人坐在屋里，但是桌面上却没有书本。陶圣俞不和他聊天，他就默默地躺着而已。陶圣俞对他很疑惑，搜查他的口袋和书箱子，除了笔墨砚台之外，没有其他多余的东西。陶圣俞奇怪地问他为什么没有一本书，他笑笑说：“我们读书，怎能到了干渴的时候才掘井呢？”一天，他向陶圣俞借去一部书，关起房门，抄得很快，一天到晚抄了五十多张纸，也没见他折叠起来钉成本本。陶圣俞偷偷扒窗往里一看，只见他每当抄完一篇稿子的时候，就用火烧成灰烬，吞进肚子里。

陶圣俞越发感到奇怪，问他为什么烧成灰烬吞下去，他说：“我用这个方法代替读书。说完就背诵抄写的文章，顷刻之间背了好几篇，一个字也没错。陶圣俞很高兴，要求传授这个读书的方法；他说不能传授。陶圣俞怀疑他吝啬，话里带着谴责的口气。他说：“哥哥实在不能谅解我了。我本想不对你说明，我的这颗心却又没有办法掏出来给你看；突然对你说明，又怕你大吃一惊，认为我是一个妖怪。怎么办呢？”陶圣俞固执地说：“没有什么妨害。”他说：“我不是活人，是一个鬼物。现在阴间分科选拔官吏，授给官职，七月十四日奉上帝的命令考核考试官，十五日秀才进入考场，月底就放榜了。”陶圣俞问他：“为什么要考核考试官呢？”他说：“这是上帝慎重的意思，不论是鸟吏

还是熬官,都得考一考。有文才的就担任考试官,狗屁不通的不得参与考试。因为阴间有许多神仙,就像阳间有太守和县官的样子。那些得志的人,眼睛不看‘三坟、五典’,虽然读过一点书,不过是青年时代拿它当做敲门砖,猎取功名。敲开大门以后,就扔掉了书本;再管理十几年文书帐簿,就成了饱学之士,夸耀胸中很有文字水平了!阳间所以有些低劣的人能够侥幸考中举人和进士,英雄反而失志,就是因为缺乏对考试官的考试。”陶圣俞认为说得很对,所以对他更加敬重,也更加畏服。

一天,于去恶从外面回来,脸上有忧郁的神色,长吁短叹地说:“我活着的时候,贫穷而又低贱,自己认为死后就能免除了;没想到死后也免不了坎坷。”陶圣俞问他为什么说出这样一些话,他说:“文昌帝君奉玉皇大帝的命令,到都罗国封王去了,对考试官的考试也就作罢。今后的几十年,考试官都是游荡的神仙,零落的鬼魂,还把科举以外的文体掺进来衡量文章的好坏,我们这些人哪能还有希望呢?”陶圣俞问他:“这些考试官都是什么人?”他说:“我就是说出来,你也不认识。略举一两个人,大概就可想而知了:一个是春秋时代晋国善于弹奏七弦琴的师旷,是个瞎子;一个是西晋时代的中书令,名叫和峤,是个钱癖。我想自己的命运没有什么可凭借的,文章没有什么可以依赖的,不如到此为止吧。”说完,心中郁郁不乐,就要收拾行李往回走。陶圣俞拉住他,安慰他,他才留下了。

到了七月十五的晚上,他对陶圣俞说:“我将要入场考试去了。请你在明天黎明的时候,拿着一炷香,到东郊野外,招呼三声于去恶,我就来了。”说完就跨出房门走了。陶圣俞买了酒,煮了鱼等待着。东方发白以后,很恭敬地拿着一炷香,到东郊野外去喊了三声于去恶。不一会儿,他和一位年轻人一起来了。陶圣俞询问年轻人的姓名,于去恶说:“此人叫方子晋,是我的好朋友,刚才在考场里不约而会。他听到哥哥的盛名,很想拜访你,和你认识认识。”三个人一同回到住所,点上灯烛,互相以礼相见。年轻人亭亭玉立,态度谦恭而又柔顺,陶圣俞很喜欢他。便问:“子晋的文章一定写得很好,这次考试应该满意吧?”于去恶说:“说起这个人,也真可笑!考场里的七道题,他已经写过一半了;仔细一问,知道主考官的姓名以后,包起文房四宝,径直出了考场。真是一位奇人。”

陶圣俞扇旺了炉火,把酒烫热,献给两位客人,乘机问道:“考场里都是什么题目?去恶能不能考中头名解元呢?”于去恶说:“从《四书》《五经》上各出一道题,写了两篇八股文,这是人人都能做到的。对‘策问’的回答是:‘自古以来,邪僻的事情本来很多,但是世风到了今天,奸邪之情,丑恶之态,越来越

不像样,不仅十八层地狱收不尽这些家伙,也许不是十八层地狱所能收容的。这用什么办法才好呢?有人说,应该衡量需要,增加一两个地狱,却又极大地失去了上帝爱护生灵的慈心。应该增加,还是不该增加,或者还有别的正本清源的办法,你们这么多的读书人,应该畅所欲言,不要隐讳自己的观点。’小弟对‘策问’的回答虽然不算好,但是骂得比较痛快。“表奏”是这样写的:‘打算在天魔灭绝以后,有区别地赐给群臣骏马和天衣。’其次写了一首‘瑶台应制诗’,一篇‘西池桃花赋’。这三种文章,我自己认为考场里没有第二个人了。”说完就鼓掌大笑。

方子晋笑着说:“这时候你称心如意,仿佛超群出众了;几天以后,你不痛哭流涕,才是一个男子汉呢。”天亮以后,方子晋想要告辞回去。陶圣俞挽留他,要和他住在一起,方子晋不同意,只好期待他晚上再来。过了三天,方子晋竟然没有再来。陶圣俞叫于去恶去找他。于去恶说:“不需要。子晋为人很诚恳,不是一个没心的人。”夕阳西下的时候,方子晋果然来了。拿出一本书,交给陶圣俞说:“我失约三天没来,很认真地抄录从前写的八股文一百多篇,请你品评。”陶圣俞捧在手里一读,高兴极了,真是一句一赞美,大略地读完一两篇,就藏进了箱子。三个人谈到夜静更深,方子晋便留下来,和于去恶睡在一个床上。从此就习以为常。方子晋没有一天晚上不来的,陶圣俞也是见不到方子晋,心里就不畅快。

一天晚上,方子晋急急忙忙地跑进来,对陶圣俞说:“地榜已经揭晓,于五哥落第了!”于去恶正在床上躺着,一听这话,很惊讶地爬起来,落下了伤心的眼泪。两个人用尽心思安慰他,他才止住了眼泪。但是默默相对,实在忍受不了。方子晋说:“我刚才听说巡环大使桓侯张飞快要来了,恐怕是不得志的人编造的谣言;不然的话,桓侯真若来了,文场上还会有变化的。”于去恶一听,喜形于色。陶圣俞问他高兴的原因,他说:“桓侯张翼德,三十年到阴曹地府巡视一次,三十五年到阳间巡视一次,阴间阳间不平的事情,等这位老人一到就消除了。”说完就站起来,拉着方子晋一起走了。

过了两夜才返回来,方子晋高兴地对陶圣俞说:“你不向五哥庆贺吗?桓侯前天晚上来了,把地榜撕得粉碎,榜上的名字,只留下三分之一。桓侯看遍了扔掉的卷子,看完五哥的卷子很高兴,推荐五哥作了支南的巡海使,接他上任的车马早晚就要到了。”陶圣俞非常高兴,置办酒菜,为他庆贺。敬过几遍酒,于去恶询问陶圣俞:“你家里有空闲的房子吗?”陶圣俞问他:“你要做什么?”他说:“子晋孤苦伶仃,无家可归,当哥哥的又不忍心袖手旁观。我想借一间房子,叫他住在你家,互相有个依靠。”陶圣俞高兴地说:“若是这样;我

是太有幸了。即使没有更多的房子,睡在一个床上也没有什么妨碍。只是家里有父亲,需要先回去禀告一声。”于去恶说:“我已经了解清楚了,您父亲慈祥厚道,是可以依靠的。哥哥参加乡试已经有日子了,子晋如果不能等待,先回去怎么样?”陶圣俞挽留子晋住在旅店里作伴,等乡试以后一起回去。

第二天,天色刚晚,就有车马来到门前,迎接于去恶前去上任。于去恶站起来,握着陶圣俞的手说:“我们从此永别了。有一句话想要告诉你,又怕阻止你奋勇前进的意志。”陶圣俞问他:“你要说句什么话呢?”他说:“你命中注定困顿,生的不是时候。这一科只有十分之一的希望;下一科桓侯检查阳间的考场,公道刚能表现出来,有十分之三的希望;等到第三科,才有考中的希望。”陶圣俞听到这话,就想半路停止,不考了。于去恶说:“你想得不对,这都是命里注定的。即使明明知道考不上,但是命里注定的千辛万苦,也要一次一次地经历完了才行。”又瞅着方子晋说:“你不要在此停留了,今年今月今天和现在这个时辰都很好,就用我的轿子把你送回去。我自己骑马去上任。”大家才很高兴地拜别。陶圣俞心里很迷乱,不知嘱咐什么才好,只是擦着眼泪出去送别。看见轿马分道而行,顷刻都散了,这才后悔子晋北上归家,一个字也没给父母捎去,但是已经来不及了。

三场考完以后,陶圣俞考得很不满意。一路奔波回到家里,进门就问方子晋来了没有,家里没有知道这个人的。因而就对父亲讲了子晋的情况,父亲高兴地说:“若是这个样子,那么客人到此已经很久了。”前几天,陶圣俞的父亲睡午觉,梦见一台打着伞盖的轿子停在门前,从轿子里出来一位很漂亮的年轻人,登堂就向父亲大礼参拜。父亲惊讶地问他从哪里来的,他回答说:“大哥答应借给我一间房子,因为大哥进了考场,不能和我一起回来,我就先来了。”说完,请求进到后堂拜见母亲。父亲正在谦让谢绝的时候,恰好有个仆妇进来报告说:“夫人生了一位公子。”父亲忽然醒过来,感到很惊奇。这天陶圣俞说的方子晋,恰好和梦里的情况相符,才知道儿子就是子晋的后身。父子二人都很高兴,就给他起名叫做小晋。

小晋刚一生下来的时候,好在晚上啼哭,母亲很苦恼。陶圣俞说:“如果是子晋托生的,我去见了,就该停止哭叫。”民间的俗气,禁忌外人进产房,所以不让陶圣俞进去看弟弟。母亲忧虑孩子哭得无法忍耐,就招呼陶圣俞进去看看。陶圣俞哄着孩子说:“子晋,不要这个样子!我回来了!”小晋哭得正急,听到了声音,哭声马上就停止了,眼珠儿专注地看着他,一眨不眨,好像在仔仔细细地察看着。陶圣俞摸摸他的头顶就走了。从此以后,竟然再也不哭了。几个月以后,陶圣俞不敢看见他:一旦看见了,他就要求哥哥弯腰抱抱

他；哥哥走开不理他，他就哭起来没完。陶圣俞也很喜爱他。他四岁离开母亲，就跟着哥哥睡觉；哥哥外出的时候，他就和衣而卧，等哥哥回来。哥哥躺在枕头上教他读毛诗，他背诵的声音呢呢喃喃的，每天晚上都读完四十多行，把子晋遗留的文章交给他，他很高兴地乐于诵读，过口就能背下来；用别的文章试他，他就不能过口成诵了。八九岁的时候，眉清目朗，宛然是个晋人了。

后来，陶圣俞参加两次乡试，都没有考中。丁酉那一年，考场上的营私舞弊被揭露了，考官多数受了杀头的惩罚，科举的道路被整顿一次，都是桓侯张飞的力量。下一科，陶圣俞名列副榜，很快就做了贡生。从此便对自己的前途心灰意冷，在家里隐居，教弟弟读书。他曾经对人说：“我有这样的快乐，给个翰林也是不换的。”

异史氏说：“我每次到张飞庙的时候，看他浓眉环眼，燕额虎须，威风凛凛，很有生气。又加上他生前的励声断喝，声如霹雳，手持丈八蛇矛，马到之处，无不人心大快，出人意料之外。世代相传，认为将军好武，就放到周勃、灌婴一起；哪里知道，文昌帝君事务繁忙，需要桓侯的地方正经很多呢！唉！三十年来一次阳间，为什么来得那么晚呢！”

狂 生

刘学师言：“济宁有狂生某，善饮；家无儋石，而得钱辄沽，殊不以穷厄为意。值新刺史莅任，善饮无对。闻生名，招与饮而悦之，时共谈宴。生恃其狎，凡有小讼求直者，辄受薄贿，为之缓颊；刺史每可其请。生习为常，刺史心厌之。一日早衙，持刺登堂。刺史览之微笑。生厉声曰：‘公如所请，可之；不如所请，否之。何笑也！’闻之：士可杀而不可辱。他固不能相报，岂一笑不能报耶？”言已，大笑，声震堂壁。刺史怒曰：‘何敢无礼！宁不闻灭门令尹耶！’生掉臂竟下，大声曰：‘生员无门之可灭！’刺史益怒，执之。访其家居，则并无田宅，惟携妻在城堞上住。刺史闻而释之，但逐不令居城垣。朋友怜其狂，为买数尺地，购斗室焉。入而居之，叹曰：‘今而后畏令尹矣！’”

异史氏曰：“士君子奉法守礼，不敢劫人于市，南面者奈我何哉！然仇之犹得而加者，徒以有门在耳；夫至无门可灭，则怒者更无以加之矣。噫嘻！此所谓‘贫贱骄人’者耶！独是君子虽贫，不轻干人，乃以口腹之累，喋喋公堂，品斯下矣。虽然，其狂不可及。”

【译文】

刘学师讲过这样一个故事：“济宁有个狂妄的书生，喜好喝酒；家里没有

多少粮食,得到一点钱就买酒喝,对家里的贫困,根本没有放在心上。恰好新派来的州官刚到任,也善于饮酒,却没有对手。听到狂生的名字以后,请来和他一起喝酒,喝得很高兴,时常在一起饮酒谈天。狂生依仗州官和他的亲热关系,凡有小儿小去的官司,请他帮忙的,他就接受一点贿赂,在州官面前给人说情;州官时常答应他的请求。习以为常了,州官心里对他很讨厌。

一天,州官放早衙,他拿着名帖上了大堂。州官看看名帖,没有说话,只是微微一笑。他厉声说:“大人如果答应我的请求,就点点头;不答应我的请求,就摇摇头。笑什么呢!你没听说吗:士可杀而不可辱。求情的固然不能登堂报恩,难道不能报答你的一笑吗?”说完,哈哈大笑,笑声震得大堂上的墙壁嗡嗡响。

州官一听就火儿了,怒冲冲地说:“你怎敢无礼!难道没听说州官有权加你一个灭门之罪吗?”他一甩袖子下了大堂,大吵大嚷地说:“秀才我是无门可灭的!”州官更火儿了,把他抓了起来。派人查访他的家园住处,他没有田产,也没有房子,只是携带妻子住在城头的女墙上。州官一听就把他放了,只是下了逐客令,不让他住在城墙上。朋友喜爱他的狂妄,给他买了一块几尺见方的地皮,又买了一间小房子。他搬进去住下,叹口气说:“从今以后,我害怕当官的了!”

异史氏说:“士林中的君子,奉法守礼,不敢在市上劫人,当官的拿我有什么办法呢!但是仇视的人还是给他加个灭门之罪,只是因为有个门而已;到了无门可灭的时候,暴怒的人也就再也无法加罪了。唉!这就是俗语所说的‘贫贱骄人’哪!但是君子虽然贫寒,也是不轻易向人求取的,他竟然为了吃吃喝喝,在公堂上喋喋不休,这种品德是下贱的。虽然这个样子,他的狂妄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。”

澄 俗

澄人多化物类,出院求食。有客寓旅邸时,见群鼠入米盎,驱之即遁。客伺其入,骤覆之,瓢水灌注其中,顷之尽毙。主人全家暴卒,惟一子在。讼官,官原而有之。

【译文】

云南澄江人,经常变成别的动物,走出院子,寻找食物。有个外来的客人,住在旅店里的时侯,看见一群老鼠进了米缸,一赶就跑了。客人守候一会

儿,等老鼠又进了米缸,突然盖上缸盖,用瓢舀水往里灌注,顷刻之间。全部淹死了。旅店主人全家突然都死了,只剩了一个儿子。儿子到官府告了客人,官府查清了原因,赦免客人无罪。

凤 仙

刘赤水,平乐人,少颖秀。十五入郡庠。父母早亡,遂以游荡自废。家不中资,而性好修饰,衾榻皆精美。一夕,被人招饮,忘灭烛而去。酒数行,始忆之,急返。闻室中小语,伏窥之,见少年拥丽者眠榻上。宅临贵家废第,恒多怪异,心知其狐,亦不恐。入而叱曰:“卧榻岂容鼾睡!”二人遑遽,抱衣赤身遁去。遗紫纨裤一,带上系针囊。大悦,恐其窃去,藏衾中而抱之。俄一蓬头婢自门罅入,向刘索取。刘笑要偿。婢请遗以酒,不应;赠以金。又不应。婢笑而去。旋返曰:“大姑言:如赐还,当以佳偶为报。”刘问:“伊谁?”曰:“吾家皮姓,大姑小字八仙,共卧者胡郎也;二姑水仙,适富川丁官人;三姑凤仙,较两姑尤美,自无不当意者。”刘恐失信,请坐待好音。婢去复返曰:“大姑寄语官人:好事岂能猝合?适与之言,反遭诟厉;但缓时日以待之,吾家非轻诺寡信者。”刘付之。过数日,渺无信息。薄暮,自外归,闭门甫坐,忽双扉自启,两人以被承女郎,手捉四角而入,曰:“送新人至矣!”笑置榻上而去。近视之,酣睡未醒,酒气犹芳,赧颜醉态,倾绝人寰。喜极,为之捉足解袜,抱体缓裳。而女已微醒,开目见刘,四肢不能自主,但恨曰:“八仙淫婢卖我矣!”刘狎抱之。女嫌肤冰,微笑曰:“今夕何夕,见此凉人!”刘曰:“子兮子兮,如此凉人何!遂相欢爱。既而曰:“婢子无耻,玷人床寝,而以妾换裤耶!必小报之!”从此无夕不至,绸缪甚殷。袖中出金钏一枚,曰:“此八仙物也。”文数日,怀绣履一双来,珠嵌金绣,工巧殊绝,且嘱刘暴扬之。刘出夸示亲宾,求观者皆以资酒为贄,由此奇货居之。女夜来,作别语。怪问之,答云:“姊以履故恨妾,欲携家远去,隔绝我好。”刘惧,愿还之。女云:“不必。彼方以此挟妾,如还之,中其机矣。”刘问:“何不独留?”曰:“父母远去,一家十余口,俱托胡郎经纪,若不从去,恐长舌妇造黑白也。”从此不复至。逾二年,思念綦切。偶在途中,遇女郎骑款段马,老仆鞚之,摩肩过;反启障纱相窥,丰姿艳绝。顷,一少年后至,曰:“女子何人?似颇佳丽。”刘亟赞之。少年拱手笑曰:“太过奖矣!此即山荆也。”刘惶愧谢过。少年曰:“何妨。但南阳三葛,君得其龙,区区者又何足道!”刘疑其言。少年曰:“君不认窃眠卧榻者耶?”刘始悟为胡

叙僚婿之谊，嘲谑甚欢。少年曰：“岳新归，将以省覲，可同行否？”刘喜，从入紫山。山上故有邑人避乱之宅，女下马入。少间，数人出望，曰：“刘官人亦来矣。”入门谒见翁姬。又一少年先在，靴袍炫美。翁曰：“此富川丁婿。”并揖就坐。少时，酒炙纷纶，谈笑颇洽。翁曰：“今日三婿并临，司称佳集。又无他人，可唤儿辈来，作一团圉之会。”俄，姊妹俱出。翁命设坐，各傍其婿。八仙见刘，惟掩口而笑；凤仙辄与嘲弄；水仙貌少亚，而沉重温克，满座倾谈，惟把酒含笑而已。于是履舄交错，兰麝熏人，饮酒乐甚。刘视床头乐具毕备，遂取玉笛，请为翁寿。翁喜，命善者各执一艺，因而合座争取；惟丁与凤仙不取。八仙曰：“丁郎不谙可也，汝宁指屈不伸者？”因以拍板掷凤仙怀中，便串繁响。翁悦曰：“家人之乐极矣！儿辈俱能歌舞，何不各尽所长？”八仙起，捉水仙曰：“凤仙从来金玉其音，不敢相劳；我二人可歌‘洛妃’一曲。”二人歌舞方已，适婢以金盘进果，都不知其何名。翁曰：“此自真腊携来，所谓‘田婆罗’也。”因掬数枚送丁前。凤仙不悦曰：“婿岂以贫富为爱憎耶？”翁微哂不言。八仙曰：“阿爹以丁郎异县，故是客耳。若论长幼，岂独凤妹妹有拳大酸婿耶？”凤仙终不快，解华妆，以鼓拍授婢，唱“破窑”一折，声泪俱下；既阕，拂袖径去，一座为之不欢。八仙曰：“婢子乔性犹昔。”乃追之，不知所往。刘无颜，亦辞而归。至半途，见凤仙坐路旁，呼与并坐，曰：“君一丈夫，不能为床头人吐气耶？黄金屋自在书中，愿好为之。”举足云：“出门匆遽，棘刺破复履矣。所赠物，在身边否？”刘出之。女取而易之。刘乞其敝者。慨然曰：“君亦大无赖矣！凡见自己衾枕之物，亦要怀藏者？如相见爱，一物可以相赠。”旋出一镜付之曰：“欲见妾，当于书卷中觅之；不然，相见无期矣。”言已，不见。怊怅而归。视镜，则凤仙背立其中，如望去人于百步之外者。因念所嘱，谢客下帷。一日，见镜中人忽现正面，盈盈欲笑，益重爱之。无人时，辄以共对。月余，锐志渐衰，游恒忘返。归见镜影，惨然若涕；隔日再视，则背立如初矣。始悟为己之废学也。乃闭户研读，昼夜不辍；月余，则影复向外。自此验之：每有事荒废，则其容戚；数日攻苦，则其容笑。于是朝夕悬之，如对师保。如此二年，一举而捷。喜曰：“今可以对我凤仙矣！”揽镜视之，见画黛弯长，瓠犀微露，喜容可掬，宛在目前。爱极，停睇不已。忽镜中人笑曰：“‘影里情郎，画中爱宠’，今之谓矣。”惊喜四顾，则凤仙已在座右。握手问翁媪起居，曰：“妾别后，不曾归家，伏处岩穴，聊与君分苦耳。”刘赴宴郡中，女请与俱；共乘而往，人对面不相窥。既而将归，阴与刘谋，伪为娶于郡也者。女既归，始出见客，经理家政。人皆惊其美，而不知其狐也。刘属富川令门人，往谒之。遇丁，殷殷邀至其家，款礼优渥。言：“岳父母近又他徙。内人归宁，将

复。当寄信往，并诣申贺。”刘初疑丁亦狐，及细审邦族，始知富川大贾子也。初，丁自别业暮归，遇水仙独步。见其美，微睨之。女请附驥以行。丁喜，载至斋，与同寝处。棖隙可入，始知为狐，女言：“郎勿见疑。妾以君诚笃，故愿托之。”丁嬖之，竟不复娶。刘归，假贵家广宅，备客燕寝，洒扫光洁。而苦无供帐；隔夜视之，则陈设焕然矣。过数日，果有三十余人，赍旗采酒礼而至，舆马缤纷，填溢阶巷。刘揖翁及丁、胡入客舍，凤仙逆姬及两姨入内寝。八仙曰：“婢子今贵，不怨冰人矣。钗履犹存否？”女搜付之，曰：“履则犹是也，而被千人看破矣。”八仙以履击背，曰：“挹汝寄于刘郎。”乃投诸火，祝曰：“新时如花开，旧时如花谢；珍重不曾着，姮娥来相借。”水仙亦代祝曰：“曾经笼玉笋，着出万人称；若使姮娥见，应怜太瘦生。”凤仙拨火曰：“夜夜上青天，一朝去所欢；留得纤纤影，遍与世人看。”遂以灰捻样中，堆作十余分，望见刘来，托以赠之，但见绣履满样，悉如故款。八仙急出，推样堕地；地上犹有一二只存者，又伏吹之，其迹始灭。次日，丁以道远，夫妇先归。八仙贪与妹戏，翁及胡屡督促之，亭午始出，与众俱去。初来，仪从过盛，观者如市。有两寇窥见丽人，魂魄丧失，因谋劫诸途。侦其离村，尾之而去。相隔不盈一矢，马极奔，不能及。至一处，两崖夹道，舆行稍缓；追及之，持刀吼咤，人众都奔。下马启帘，则老姬坐焉。方疑误掠其母；才他顾，而兵伤右臂，顷已被缚。凝视之，崖并非崖，乃平乐城门也；舆中则李进士母，自乡中归耳。一寇后至，亦被断马足而繫之。门丁执送太守，一讯而伏。时有大盗未获，诘之，即其人也。明春，刘及第。凤仙以招祸，故悉辞内戚之贺。刘亦更不他娶。及为郎官，纳妾，生二子。

异史氏曰：“嗟乎！冷暖之态，仙凡固无殊哉！‘少不努力，老大徒伤’。惜无好胜佳人，作镜影悲笑耳。吾愿恒河沙数仙人，并遣娇女嫁人间，则贫穷海中，少苦众生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刘赤水，广西平乐人，从小很聪明，容貌很清秀。十五岁考中秀才，在府学里读书。父母很早就死了，他便游游荡荡地废弃了学业。家里没有中等人家的财产，但却生来喜好修饰，被褥床铺都很精美。一天晚上，他被人请去喝酒，忘了熄灭蜡烛就走了。斟过几遍酒，他才想起家里没有熄灯，赶紧返回来，听见卧室里有人低声悄语地说话，扒窗往里一看，看见一个年轻人拥抱一个美人，睡在他的床上。他的房子紧靠一户显贵人家废弃了的宅子，经常有很多怪异现象，心里明知他们是狐狸，也没有害怕。进屋就大声呵斥说：“卧榻之上岂容他人鼾睡！”两个人慌慌张张地爬起来，抱起衣服，赤身露体地逃

走了。扔下一条紫色的绸裤,带子上系着一个针扎儿。他很高兴,怕被他们偷回去,就藏在被子里,紧紧地抱在怀里。

过了不一会儿,一个蓬头丫鬟从门缝里钻进来,向他索讨裤子和针扎儿。他笑咪咪的索取报酬。丫鬟请求给他酒,他不答应;送给他金钱,他还是不答应。丫鬟笑笑走了。很快就又返回来说:“我家大姑说了:若把裤子还给她,送你一个好媳妇作为报酬。”他问:“送给我的媳妇是谁呢?”丫鬟说:“我家姓皮,大姑名叫八仙,和她睡在一起的,是她丈夫胡郎;二姑名叫水仙,嫁给了富川县的丁官人;三姑名叫凤仙,比两个姐姐更漂亮,自然没有不中意的。”他害怕对方失信,甘愿坐在家里等待好消息。丫鬟去了一会儿,又返回来说:“大姑让我转告你:这样的好事,怎能仓猝之间办成呢?她刚才和三姑说了,反倒遭到三姑一顿责骂;她只请求延缓几天,请你等待着,我家不是轻易应允而又没有信用的人家。”他听完就把绸裤交给了丫鬟。

过了好几天,渺无音信。一天,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,他从外面回来。关上房门,刚刚坐下,两扇门忽然自己开了,两个人用被子托着一位女郎,四只手握着被子的四角,抬进他的屋里,说:“把新娘给你送来了!”笑咪咪地放到床上就走了。他来到跟着一看,凤仙酣睡未醒,还有芳香的酒气,红朴朴的脸蛋,一副娇憨的醉态,是人间少有的美人。他高兴极了,抓住凤仙的两只脚,给她脱掉了袜子,抱着她的身体,给她脱衣服。凤仙已经微微地醒过来了,睁眼看见了刘赤水,四肢却不能自主,只是怨恨地说:“八仙这个淫荡的丫头,把我出卖了!”刘赤水很亲昵地抱着她。她嫌刘赤水的皮肤太凉,笑盈盈地说:“今夕何夕,见此凉人!”刘赤水回她一句说:“子兮子兮,如此凉人何!”于是就很高兴地睡在一起。完了以后说:“这个丫头太无耻,玷污了人家的床铺,却拿我换回她的裤子!我一定要对她进行一点报复!”

从此以后,她没有一夜不来的,缠缠绵绵,情义很深厚。一天晚上。她从袖子里拿出一枚金手镯,说:“这是八仙的东西。”又过了几天,揣来一双绣花鞋,嵌着珠子,绣着金线,手工很巧,绣得很精,并且嘱咐刘赤水,要把绣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,给她宣扬出去。刘赤水就拿出绣花鞋,向亲戚朋友夸耀,看绣花鞋的人,都要请他喝酒才能看到,他因此就把绣花鞋当做可居的奇货。

一天晚上,凤仙来了,向他告别。他奇怪地问她为什么要告别,她说:“姐姐因为绣鞋的缘故,心里恼恨我,想要携家带口搬到远处去,以断绝我们的恩爱。”他一听就害怕了,愿把绣鞋还给八仙。凤仙说:“不必还给她。她正拿着绣鞋的事对我进行要挟,如果还给她,就中了她的诡计了。”他问凤仙:“你为什么一个人留在这里呢?”凤仙说:“父母搬到远处去,一家十几口人,全

靠胡郎料理,我若不跟去,恐怕多嘴多舌的女人又要编造瞎话,颠倒黑白了。”从此以后,她就再也没来。

过了二年,他想念凤仙很急切。偶然走在路上,遇见一位女郎,骑着一匹慢行的马,一个年老的仆人给拉着缰绳,擦肩而过;女郎回头拉开面纱,他偷看一眼,女郎的风采容貌很漂亮。不一会儿,从后面来了一个年轻人,刘赤水问:“前面的女子是谁?似乎长得很美。”他一次又一次地称赞她很漂亮。年轻人向他一拱手,笑笑说:“你太过奖了!她就是我的妻子。”他一听这话,感到惶恐不安,就很惭愧地道歉。年轻人说:“没有什么关系。南阳诸葛三兄弟,你得了最好的一条龙,我只得到区区的一只虎,哪值得一提呢!”他怀疑这话有一定的含义。年轻人说:“你不认识偷偷睡在你的床上的人了?”他这才醒悟,年轻人就是胡郎。于是就叙述连襟的情谊,互相嘲笑!互相戏谑,说得很畅快。年轻人说:“岳父新近才回来,我要前去探望,可以同行吗?”他很高兴,就跟着胡郎进了紫山。

山上原有一所本县人从前躲避战乱的房子,女郎下马就进了宅子。过了不一会儿,有好几个人出来看望,说:“刘官人也来了。”他进门拜见了岳父岳母。还有一位年轻人先来了,美丽的靴袍光彩夺目。岳父给他介绍说:“这是富川县丁家的女婿。”大家互相作个揖,就坐下了。不久,乱纷纷地摆上很多酒菜,谈谈笑笑,很是融洽。岳父说:“今天三个女婿都来了,可以称为佳会。又没有外人,可以把女儿们叫出来,作一次团聚的盛会。”不一会儿,姐妹三个都出来了。老头儿叫人给她们设了座位,她们各挨各的女婿坐下了。八仙见到刘赤水,只是掩着口,微微地笑着;凤仙总是和她开玩笑;水仙的容貌稍微次一点,但是神情庄重,酒后能够保持温恭的态度,满座都在倾谈,她只是把着酒杯,脸上含着微笑而已。于是,男鞋女鞋在桌下交错在一起,兰麝的幽香熏人肺腑,喝酒喝得很欢乐。刘赤水看见床头上的乐器无所不有,就拿起一支玉笛,请求给岳父祝寿。老头儿一听就高兴了,叫儿女们每人都拿起一把自己善长的,因而满座的人都争着去拿乐器;只有姓丁的女婿和凤仙没有拿。八仙说:“丁郎对乐器不熟练是可以的;你难道屈着的指头伸不开吗?”说完就把拍板扔到凤仙的怀里。各种各样的乐器一起响了起来。老头儿很愉快地说:“一家人的欢乐,应该乐到极点!儿女们都是能歌善舞的,为什么不各尽自己的所长呢?”八仙站起来,拉着水仙说:“凤仙的声音从来就是贵重的,不敢劳动她;我二人可以唱一段‘洛妃’。”两个人的歌舞刚刚结束,恰好赶上丫鬟用金盘端进来一盘子水果,谁也不知那种水果叫什么名字。老头儿说:“这是从真腊国带回来的,所谓‘田婆罗’,就是这种水果。”说完就捧起几枚,